

冰河
著

迷失者的
续命游戏

使徒



演员被迫成为卧底

却陷入双面间谍的身份迷失

他将如何入戏

才能找回使命……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使徒

Duty Calls

四流演员李可冲动打架进了看守所，却被警方告知孪生哥哥李进化名龙久，潜伏在东南亚最大毒梟吴右身边做卧底。李进出车祸昏迷不醒，卧底任务却到了关键时刻，李可成了最合适的人选。

这突如其来的任务，没有剧本，更没有喊停重来的机会，再完美的演技也无法复制李进的记忆。李可不仅要面对极其危险的毒梟老大、搭档和手下，还要与李进的未婚妻——吴右的女儿安娜朝夕相处。更可怕的是，李进似乎早已向吴右暴露了警察身份……

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毒梟江湖慢慢展现在李可面前，他从此陷入危机四伏、步步杀机的旋涡中，每一步都是在为自己惊险续命。

人人都在这个致命的局中，菜鸟卧底能否闯关成功，完成独特的使命？



微博客户端扫描
条形码为本书打榜



新书资讯敬请关注



购买好书敬请关注



享讀者
WONDERLAND

上架建议：畅销小说·悬疑推理

ISBN 978-7-5500-2228-7



9 787550 022287 >

定价：39.50元

冰河
著

迷失者的续命游戏

使徒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使徒 / 冰河著. --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
2017.6

ISBN 978-7-5500-2228-7

I. ①使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1038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使 徒

作 者 冰 河

出版人 姚雪雪

出品人 一 航

责任编辑 余 苕 陈 蓉

特约编辑 康天毅

封面设计 金 山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20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272千字
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228-7

定 价 39.5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16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 CONTENTS

- 第一章 坐牢，还是去卧底？ - 001
- 第二章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- 014
- 第三章 这戏没法演 - 026
- 第四章 落地请杀人 - 037
- 第五章 虎口的表演 - 051
- 第六章 毒枭的问题，我听不懂 - 061
- 第七章 验货，还是验我？ - 072
- 第八章 致命的床戏 - 083
- 第九章 恐怖的钢琴家 - 097
- 第十章 谁在救我？谁在杀我？ - 106
- 第十一章 神秘的守护者 - 118
- 第十二章 天使的眼泪 - 126

目录 CONTENTS

- 第十三章 如何设计一场完美的刺杀? - 140
- 第十四章 医生杀手 - 147
- 第十五章 元老的计划 - 159
- 第十六章 老家是什么? - 168
- 第十七章 噩耗 - 184
- 第十八章 局中局 - 197
- 第十九章 公主的祭日 - 215
- 第二十章 人妖的问候 - 228
- 第二十一章 与魔共舞 - 247
- 第二十二章 最伟大的演员 - 262
- 第二十三章 我是卧底 - 282

坐牢， 还是去卧底？

第一章

打鬼子犯法吗？

在1945年前，这是英雄。可是在2015年秋天的横店，这叫故意伤害。

那天秋暑如火，穿着锦衣卫戏装的李可正在拍冬天戏，热得像块要融化的黄油。他在片场熬了几周，心里早和戏景一样长满绿毛。剧组拍着明代戏，正要和东厂的人动手，把式摆到了生死关头，还有两个吊着威亚在天上。而李可这个男四号的一场关键戏却屡屡不过，饶是他使尽了浑身演技，仍是被导演cut掉。“你得演出一股明代老北京流氓的劲儿，给我装什么楚留香呀？再不过拎包走人！”

导演的骂声横盖片场，人群在窃窃嘲笑。李可面红如赤，羞愧难当。副导演上来指指点点，给他模仿着该演出来的样子。李可只能哈腰道歉，祈求再试一次。这活儿接得憋屈，虽是部超级网剧，他的男四号角色却是底线全无，人憎鬼厌。但他不能不接，混迹影视圈十多年，他眼下虽然生计不愁，曝光度却已然大跌，这是他半年来唯一接到的戏……而他已经三十二岁了。

抽完一根忐忑的烟，横下心的李可走进镜头，施展出比副导演示范的还要夸张的表演。导演说着“对！对！对！”摄影机在滑轨上移动，镜头正在摇向他人，而此刻的取景器里，不远处突然走过几个端枪叼烟还看着手机的“鬼

子”，瞬间穿帮到死。导演一声怒骂，“啪”地将水杯砸在了地上。

李可回头一瞧，登时火冒三丈。他和剧组的愣头青们冲了过去，没骂几句就开了打。李可骑在一个兔崽子身上左右开弓，打得对方鼻血四溅，两个宫女都拉不开。在这热成狗的日子拍戏，一场戏十几遍不过，好容易快要过了却又废了，哪个心里不想杀人？

鼻青脸肿的鬼子们狼狈而逃，却报了警。警察们旋即而至，喝问斗殴缘由，他们经验丰富，几声盘问便抓住了问题的核心。谁先动的手？这人鼻梁谁打断的？戏服一脱，血染重衣的李可鹤立鸡群，导演在一边没事儿样地打着电话，其他人呼啦就不见了。明明一伙人上去打的，可就抓了李可一个，于是，他被带上了车。

在警车上，李可也没觉得兹事体大，以为只是横店剧组拍戏中偶发的狗血混战，被教育几句，掏点医药费就能回来了。自己这副侠肝义胆该会得到大家，尤其是女演员们的侧目，也会得到导演的理解，没准还成为圈中佳话。可几天过去，这一切并未发生。导演组无人问讯，制片人杳无音讯。经纪公司的女经理姗姗来迟。她肯定了李可对剧组的情义，以及他的真性情、有担当，却认为他在剧组打架，违反了与公司的经纪合约，又进了局子，出来有待时日。戏不等人，对不起，他的戏只能让别的演员接着拍下去。至于前面的戏，抠脸特效已是行活儿，替换掉他只是分分钟的事。

看着女经理踩着高跟鞋离去，李可心中一万匹草泥马呼啸而过……

没多久，法院升堂，当庭宣判。李可的故意伤害行为和结果触及刑法，虽然情节轻微，仍要拘役六个月，罚款五千。判决书简明扼要，措辞严厉，红章刺眼。只是打了个假鬼子而已，怎就成了罪犯？

这不啻一道晴天霹雳。一个有望能熬成邓超、胡歌的明星，怎么能在铁笼子里关六个月呢？消息一散，他的星路必定土崩瓦解。他祈求女经理请个律师，坚决要上诉，扣光演员费也要把他弄出去。来的律师患了热伤风，擤着鼻涕皱着眉，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他说case虽小，却是铁案，上诉除了费钱，意义不大……

李可是个专业演员，演过不少戏，却谈不上有知名度。在各种剧中他要么被早早干掉，要不就悄悄淡出，不管演的好人坏人，都乏善可陈。扮小鲜肉已然太老，充实力派脑子不够；烂戏不想接，好戏没人问，正混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苦逼日子。但他从来都自觉演技爆棚，每根眉毛都有戏，人也有模有样，还自学得一口相当顺溜的英文。之所以星路崎岖，是导演和制片人们眼瞎，不然吴秀波为啥头发都白了才被他们发现？关于他的表演，圈中朋友褒贬不一。有人说他有自己的一套，也有人说他毫不着调。他从经典影视作品中那些伟大的桥段模仿来的表演，总被导演们认为感觉不对，胡乱发挥，甚至脑子有病。当他急切地向对方解释这表演的出处和来历，导演们又认为他不懂规矩，自以为是，你导演还是我导演？

李可的艺名叫孟凡。这倒霉名字是第一家经纪公司替他起的，本来是给别人用的，因为急着让李可接一部戏，就把这名字安在了他身上。那公司早已倒闭，这个烂名字却难以更改。

号子里昏暗潮湿，臭气熏天。十几个号友长相各异，都是演员圈儿难找的坏人样。李可还没来得及施展演技，就被绰号“野猪”的牢头搞了个“三肿全会”——脸被打肿，腿被压肿，屁股被踢肿。他无力抵抗，四方求饶，却招致更狠的轮踹。李可不明白为何牢头对他如此憎恨，旁边便有人悄悄补戏，说牢头当年也是横漂明星，专演土匪流氓的，但演着演着人入了戏，摸了摸女二号不能摸的地方，这才到了这里。每次有新人到，他总要给来个下马威的……牢头立刻赏了这人一记耳光，让他闭嘴。李可知道在劫难逃，只能抱着头缩成穿山甲的样子，承受一轮又一轮的暴打。他在戏里曾把一号子的流氓打得满地找牙，将主人公欺负得生不如死，眼下这遭遇难道是报应？

对了，李进？

绝望之中，这个名字滑入他脑际，然而只那么一瞬，厌恶和羞愧便让他打消了念头。李进是个警察，具体啥部门李可记不清了，也可能他根本没说过。他在警界混了这么多年，定有救自己的路子。但李可又觉得李进并不会这么

做，虽然他俩是前后脚离开娘胎的孪生兄弟，却一路关系冰冷，形如陌路。自小以来，这牛逼加装逼的哥哥从不会帮他这个弟弟。李进看不起李可上学吊儿郎当的样，李可瞧不上李进每天挺胸夹裆的好学生形象。李进从名牌大学毕业后进进了公安系统，李可则从一个演艺学校毕业后跑起龙套。李进鄙视他这份犬马行当，他也厌恶李进那身廉价狼皮。兄弟俩虽然长成一个模样，性情却南辕北辙，如今更芥蒂如织。父亲去世时的一场决裂后，残存的兄弟情烟消云散，他俩终于顺理成章地不相往来。

那件事提起来李可就咬牙切齿的，虽然他也觉得自己有错。三年前，中风多年的父亲病情恶化，妈妈给他打电话时，他正在演一部大戏里的男五号，戏就要杀青。他耽搁了两天赶回家时，老父已去。红着眼的李进二话没说，迎面就是狠狠一拳，打掉了李可半颗后槽牙，也打碎了他们之间仅存的面子。父亲去世虽属突然，其实病体早已回天乏术，多次病危。我李可只晚回家两天，你李进就能这样借题发挥，上纲上线，至于吗？

不想这些了，号子里比影棚还凉快点，臭味也开始习惯，就当体验生活吧。为了不让他人知道，李可对警察谎称父母双亡，且无兄弟姐妹，无须通知家人。李可心疼妈妈，希望妈妈和李进这半年都不要想起他。还有他的姑娘们，她们必定会觉得他是故意失联，另寻新欢了。她们会将他在声讨中拉黑，划入人渣的黑名单，尤其是琪琪。这姑娘对他最好，长相可人，只是脾气火爆，要是半个月找不到他，定会情天恨海神无主，梨花带雨问斜阳。唉，打断一根鼻梁后果这么严重，他肠子都悔青了。

李可在焦虑和恐惧中度日如年。想想前途，他很想向李进求援。望望尊严，他情愿把这牢底坐穿。危险在与日俱增——在这里，他明显是一块鲜肉，周围满是饥饿的流氓。可是才过了一天，他们便收了拳脚，已换作色眯眯的眼神，显然有了歪盘算。李可赶紧声明自己梅毒未净，败柳之身，打个喷嚏就能让他们染上性病。众人将信将疑，不敢凑前。有人说男演员的屁股大多破败，不然怎会传出那些狗血八卦？李可也因此迎来更狠的胖揍，被打得眼黑头炸。他只能抱着脑袋强忍着，只要保住脸，还可以东山再起。卧在地上装死倒不需

要演技，这招骗来了姓刘的监管。他喝退众人，让人抬着李可去医务室。李可演得手脚乱颤，口眼歪斜，却被女医生一眼识破。“再装就把你送回去！”李可赶紧央告姑奶奶手下留情。帅哥在哪儿都好使，女医生让他赖留两日，且下不为例。

那一晚在疼痛中，李可抱着被子泪流满面。

第四天，李进来了。会见室中，身着便衣的李进绷着一张悬念脸，眼都不眨地看着颤巍巍进来的李可。他并没有像电影里那样起身和这落难兄弟来个拥抱，他连动也没动一下，只轻轻弹了下烟灰。李可略微一惊，却也不意外，他真想放下姿态向李进求救，但他只是咬着牙，一声不吭地站着，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儿。他猜李进只会堆起令人厌恶的冷笑，歪着脖子说早知道你会有一天。休想！我可不受这个。

“坐吧，情况我都知道了。”李进说。这开头让李可意外，李进傲慢的样子让他厌恶。

李可坐下，不客气地拿过桌上的烟点起来。“来看我笑话的吧？”他喷了一声烟说。

李进看着桌上的烟灰，一把扒拉到地上去，抬眼看他。李可自以为猜出了七八分，李进今日便衣来此，若非幸灾乐祸，也是揣来一肚子的奚落。看到自己手腕上有青紫的伤痕，李可忙揪了下袖子，但这没用，脸上还有两块青紫，嘴唇的裂口血痂犹在。

“我不是来和你吵架的。”

“我也没这个兴趣。”李可毫不示弱。

“我看了你的案卷，没什么余地，出来后干点别的吧。”李进轻描淡写，三两句交代了李可的灰色未来。李可怒火中烧，要不是被铐着他就站起来了。他让李进少来这一套，以后做什么不用他操心。

“老娘眼瞎了。”李进打断暴怒的李可，见他愣了，李进又低着头说，“上周的事儿……她找不到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我这才知道你出了事儿，被关在

这儿。”

“还能治吗？”李可问。李进摇了摇头。李可很难过，妈妈患眼疾已久，到底没治了。他又拿起一支烟，这一次，李进帮他点上了。

“也没多久，出来后我来找你，和你说点事儿。”

“你要么赶紧把我捞出去，要么什么事也别和我说了。”李可赶紧抓住他的话头。

李进摇头，说这个他做不到。

那你干吗来了？混了这么多年警察，这点事你都做不到？李可气得脑袋发胀，他喊来狱警，要求回去。李进看着他离去，没有起身，也没有再说什么。李可走向号子，心里酸楚，却咬着牙不回头。他很想李进叫住他，但是没有等到李进的声音。通往号子的铁门重重地关上，巨大的失望和汹涌的羞辱感令他满脸通红。号子里一窝狼看着这影星归来，露出稀罕和嘲笑，直令他双腿发抖。

上诉期将过，李可决定上诉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。

也许是李进打了招呼，接下来的一周里竟然平安无事。牢头野猪依旧对他恶言相向，却没有再拳脚相加。当李可刚觉得有所适应时，又有人来见他，刘监管说是个警察。李可心里咯噔一下，一时悲喜交加，一定是李进安排了人来捞他。他又恨恨地想，这对李进本该就是抬根指头的事儿，绝不能对他感恩戴德。

这人穿着并不笔挺的警服，帽檐上脏兮兮的，五十上下一张老脸横肉交叠，嵌着一双斗牛眼。他慢吞吞地开口，声音倒不令人讨厌。他说不是来关照李可的，让他不要多想。他怎么知道我这么想？李可急忙摇头，开玩笑地说是不是有些风流账又被人告了？这人不接他的茬儿，自称王干，是李进的上司。哦，那是他的老大了。一定是李进见了他那宁死不屈的样未能遂愿，又觉得自己弟弟坐牢，他面子上挂不住，就托了主儿来捞他。

“太像了……”这人自言自语。他给李可递了根烟，帮他点上。李可强自镇定，虽然双手被拷在桌子上，他还是把这根烟抽出了罗伯特·德尼罗的范

儿。不是吹的，哥们儿对着镜子练过的。

“您找我什么事儿？”

“李进大前天晚上在江城的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，车翻进了沟里，脑袋撞得有点重。人现在江城第一人民医院，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但还处于深度昏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。”王干说完靠进椅背，死死地盯着李可。李可呆若木鸡，连一坨烟灰烫在手上也毫无感觉。难过、震惊交替而来，他摇了摇头，一时说不出话。

“我本来不知道李进还有个李生弟弟，他从没说过。出了这事儿之后，我看了他留下的紧急材料，他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，身后的事儿就找你安排，也让你照顾好妈妈。”王干说完又点了根烟，示意李可还要不要。李可先是摇头，又伸嘴过去叼住了。他低头看着桌上的双手，它们在手铐里不争气地颤抖着。

“我知道你难过……不过，我来找你并不只带给你这坏消息，还有个事儿和你商量，希望你能帮忙。”

“和李进说的是一回事吗？”李可本能地问道。

王干面露疑惑。

“我这样子能帮上您什么？”李可夸张地晃了晃手铐，手不抖了。

“如果你愿意帮忙，我们会把你弄出去，你的案子我们来帮你抹。”王干说。李可竖起了耳朵，这场景似曾相识。王干探身过来，盯着李可的眼，像要说一个吓人的秘密。“你哥出事之前，一直在东南亚某毒品犯罪集团执行卧底任务，成绩出色，也到了最后关头。我们正准备里应外合把这伙罪犯全灭了，他这一出事儿，整个事情都要黄了。”

李可的脑袋嗡嗡作响。等等，不对，这情节好像哪个电影里有过。他明白这难看的家伙要说什么了，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不要说……

“我们想让你去替李进把这事儿做完。”

果然如此。李可把头摇成了拨浪鼓：“这个忙我帮不了！开什么玩笑？就

因为我俩像？”

“还因为你是个演员。”王干紧跟着说。

李可面露怀疑，心想忽悠我？才不上你的当。

“不行，这是掉脑袋的事，我干不了。您还是让我在这儿待着，等候法院判决吧。”李可脖子都摇疼了。在影视作品中，干卧底的没几个有好下场，就是卧出不朽传奇来，大多也一悲壮收场。还以为李进是个治安警察，怎么去干了这要命的营生？

王干深深喘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李进花了七八年心血，出生入死，已经钻到毒品集团的脑子里去了。这毒品集团在东南亚树大根深，对中国危害很大。我们还有两个同志为了支持你哥的工作牺牲了，你不帮这个忙，他们就都白死了，白干了。而且如果不打掉这个毒品集团，把它连根拔了，他们迟早会知道李进的身份，他就是跑到火星上也会被干掉的。”

得知地点在泰国，李可继续摇头。又不会泰国话，去了能干啥？

“李进也不会……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大多是华人。美籍、泰籍和中国跑过去的都有，元老中的泰国人也会说中文。”

“可我只是个演员，照着剧本演都十遍八遍不过，这两眼一抹黑，傻愣呵呵地去串真人戏？我既不熟悉他的工作，也不认得那帮毒贩子，这哪是演戏？这就是找死，一百条命也不够死的！”李可拒绝得不留余地。谁不知道毒贩江湖是个巨大的绞肉机？他这么一块鲜肉扔进去，肯定连渣都不留。

王干站起身来，戴上了帽子，好像要走，却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推过来。“好好琢磨下，你有十天的培训期，我们会尽量让你熟悉和学会需要的一切……你要是想明白了就和刘监管说。你已经上诉了，如果你同意，我会去二审法院做工作。打人这么个屁事儿，改判你无罪应该没问题。”

说罢，王干扭头就走。李可张着嘴想叫住他，舌头却像冻住了似的。

出了门王干又转身，丢了一句：“过了今晚就算了，我也不来找你了。”

回到号子，李可一夜难眠。

他反刍着王干的每句话、每个字、每个表情，脑子里像灌了一锅毛血旺，烧得脑浆沸腾，目赤眼肿。同意，像是找死；不同意，上诉改判基本没戏，还得在这号子里蹲满半年。野猪显然已经看出他没有性病，刘监管也没真的在保护他，鬼知道他会不会在哪个晚上被轮暴致死，不死也会裂成八瓣梅，带着一身性病出狱。他急得拿头撞墙，心里想着：该死的李进呀，你卧底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怎么就出了车祸？你老实躺着了，让我去替你玩命？

不知为何，他又被这个诡谲而可怕的机会撩动着。这感觉前所未有的，宛如要主演一部活生生的《无间道》。他做梦都在等候这样的角色，自信会比梁朝伟还要演技四射。他曾无数次在镜子前模仿着这些经典警匪片、谍战片里的表演段落，从《卡萨布兰卡》到《西北偏北》，从《教父》到《喋血双雄》，从《春天的十七个瞬间》到《悬崖》，他将各种主演的精彩表演反复模仿，在暗夜中对着镜子一次次细心揣摩。但是很可惜，他复制在角色中的表演要么无人共鸣，要么被认为是东施效颦。罕有的一次被导演竖起了大拇指，却又被拍着肩膀说形似神不对，哥们儿，你搭错线了。

辗转反侧间，几只大手从天而降，将李可牢牢按在床上。一团臭袜子塞进了他的嘴，双手被反剪过去，绳子缠绕着手腕。他的裤子像卫生纸那样被撕开了，一双粗糙的手在他屁股上拍着摸着。李可呜呜地叫不出声，挣扎全无用处，每一寸都被按得难动分毫。一只手掀起了他的头发。“今天不把你干出红烧大肠来，老子就不姓赵！”

原来野猪姓赵？李可用最后的气力扭绞着，却感到肋下挨了重重两拳，五脏六腑都像错了位。他眼前一黑，四肢便松垮下去，感觉有滑溜溜的东西淋在屁股上，据小流氓们说那是偷来的洗洁精。完了，今晚死定了，没答应王干，现在要被一群流氓干了。

灯突然亮起来，刘监管的吼声震得号子嗡嗡响。李可扭头看去，光屁股的流氓们满屋乱跑，正在溜回各自的床位。野猪拎着裤子看着监管，裤裆隆起，一脸惊讶和怒气。这畜生肯定和监管混熟了，在恼刘监管坏了他的好事。

门开了，刘监管和几个狱警走进来。“解开他。”刘监管板着脸说。

绳子被解开了。李可双臂酸疼，手腕见血，几乎被拧脱了臼。“带我走，叫王干来。”李可咬着牙说。刘监管点了点头，给他让开了一条路。野猪很是诧异，凑过来嬉皮笑脸地问：“哟，有领导看上这屁股啦？”

李可看见自己的右脚飞出去，结结实实踢在野猪的裆里。这一脚势大力沉，野猪惨叫着蜷在了地上，抽搐得如一只刚下锅的小龙虾。刘监管面无表情，扶着李可出了栅栏，说了一句：“他没走，在办公室等你呢。”

逼仄的办公室灯光昏暗，墙上挂着吓人的戒具。王干缩在一张小凳子上抽着烟。烟灰缸里的烟头尖耸如锥，快垒成小山了……见他来了，王干晃悠悠地站起来，沉甸甸的眼泡像随时都要掉下来似的。

“咋说？”他声音沙哑地问。

“我想和您谈谈条件。”李可说。

“只能二选一。”王干说，“我帮你铲事儿，你也要帮我们干活儿……帮你哥。”

李可突然感到一阵酸楚，不知道是为李进，为自己的屁股，还是必须决定去送死，可他再也不想回到身后这个耻辱的笼子里了。

“手续已经办好了，就等你吱声呢。”王干指着一份材料让他签字。李可看也不看就签了，他一秒钟也不想再待在这儿。王干收起材料，拉着他的胳膊就走。刘监管在前面引路，一路开门。他们穿过星光漫天的院子，走出了一丈来高的看守所大门。

“检察院的材料明天送来……”王干对刘监管和旁边另一个人说。他们对他点头敬礼，王干也不回礼，拉着李可走向不远处的轿车。将他推进去之后，王干塞过来一部手机。“这是李进的，我们破解了密码，给这个未接电话拨回去。他叫顾桃，是李进在犯罪集团的搭档，从昨天早上到现在，他已经打了五次电话找龙久，我们都没接。你现在得告诉他，说你大前天晚上喝多了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打滑滚到沟里了，在医院昏了两天。是江城第一人民医院，诊断是轻微脑震荡，现在已经出院了，就是脑袋还有点疼，医生让你下周去复查拿结果。”

“谁是龙久？”李可纳闷。

“你就是龙久。李进在那边的化名是龙久。”

“我……”李可喉咙一紧。刚从看守所大门出来，就要冒充李进……龙久，和一个毒品集团的搭档打电话？

“你必须蒙过去，不然这事没戏。你就说回去要晚个十天八天的，其他的你自由发挥，随机应变。”王干说着把手机塞到了他手里。李可举着它，像举着一颗冒烟的手雷，正要骂娘把它丢回去，手机猛然响了，是这个顾桃。顾桃，这什么名字，毒贩怎么起这么妖气的名字？

王干眼神紧张，却还是一脸镇定。他按住李可的手：“别怕，你和李进的声音一样，你想想他是咋说话的，先骗过这家伙。”

“您别蒙我了，我和李进说话完全是两个调，你让我现在怎么学？”李可急眼起来，恨不得拿手机砸他的嘴。

“你学不出来，就他妈的回那里面去！”王干叫了起来，指着看守所的大门。

铃声持续，震动吓人。这是凌晨五点的横店，乌鸦还没睡醒，老猫在墙根打鼾，而李可要模仿李进，假扮龙久和一个毒贩子通话。“你不是个演员吗？这时候不演啥时候演？”王干压低了声音，好像怕电话里的顾桃听见一样。

李可抖着手指按下了接听键。

“龙久，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两天都找不着你。”这是个沉闷的声音，慵懒随意，没想象中可怕，有点像李可家楼下卖羊肉串的老王。他的语气带着不满，这说明他们熟到了一定程度。

“对不住了，大前天晚上我喝了点酒，高速公路上开车打滑，掉沟里了，打了几个滚儿。我这脑袋撞了几下，在医院躺了两天……哎呀现在脑袋还有点儿疼。”李可掐着大腿，回忆着李进的口吻。

“我靠，这么大事儿？没系安全带吗？”顾桃的声音紧张起来。

“系了，这不是高速吗？还好被人瞅见了……现在已经出院了，就是脑袋还有点儿疼。医生说是轻微脑震荡，让我下周去复查，拿最终结果。”